

錢穆

錢穆先生全集

「新校本」

中國文學論叢

九州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文學論叢 / 錢穆著.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1.7
(錢穆先生全集)

ISBN 978-7-5108-1006-0

I. ①中… II. ①錢… III. ①中國文學—文學研究 IV. ①I206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1)第100607號

本全集由錢胡美琦女士授權出版

中國文學論叢

作者 錢穆著

責任編輯 張海濤 周弘博

出版發行 九州出版社

出版人 徐尚定

裝幀設計 陸智昌 張萬興

地址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甲35號

郵編 100037

發行電話 (010) 68992190/2/3/5/6

網址 www.jiuzhouspress.com

印刷 三河市東方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635毫米×970毫米 16開

插頁印張 0.5

印張 20.25

字數 234千字

版次 2011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108-1006-0

定價 45.00元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錢穆先生

新校本說明

錢穆先生全集，在臺灣經由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整理編輯而成，臺灣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錢賓四先生全集」為題出版。作為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籌劃引進的重要項目，這次出版，對原版本進行了重排新校，訂正文中體例、格式、標號、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誤。至於錢穆先生全集的內容以及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的注解說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九州出版社

出版說明

錢賓四先生自幼酷嗜文學，至老興趣不衰，惟著述大業，多集中於學術思想與史學方面；專門討究文學之論著，則僅此一書。此書之結集，源起於香港人生雜誌社王道先生之敦促；當時先生已積有數年來有關中國文學之講演稿及筆記凡十六篇，遂題名中國文學講演集，一九六三年交由香港人生雜誌社出版。一九八三年，重編此書，又增加十四篇，共成三十篇，改名中國文學論叢，交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出版。書出以後，先生又陸續對其中若干篇文字復加修潤。

本書上起古詩三百首，下及近代新文學，有考訂，有批評；各篇陳義不同，先後詳略之間，亦非有嚴密之排列，皆隨意抒寫，非一氣貫注；惟會通讀之，則中國文學之演進及中國文學之特性，與各時代各體各家之高下得失，有舊規繩，有新標準。細味其言，自可窺其作意。要之，古典文學可為民族文化精神之最佳顯影，現代文學亦不能脫離民族文化精神而獨立，則為先生念念不忘已於言者。

* 新校本編者注：原文為「民國」紀年。下同。

今整編全集，即以先生就東大版所作之增潤為底本。其最初收入之記唐文人干謁之風及記唐代文人之潤筆兩筆記，已遵先生遺命歸入乙編讀史隨劄中。另又覓得先生早年所作漁夫、屈原考證及文風與世運三文，與本書宗旨相符，亦一併增入本書。

本書目次，改名中國文學論叢時所增添之十四篇，篇目上加注「◎」號；此次全集版新添之三篇，則援例加注「*」，以資識別。又加私名號、書名號、引號及版式處理，以利讀者閱讀。排校之工作雖力求慎重，錯誤疏漏之處在所難免，敬希讀者不吝匡正。

本書由王媛玲女士負責整理。

錢賓四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 謹識

自序^①

「貫之屢次要把我幾篇有關中國文學的講演記錄彙印一單本，我都婉言拒絕了。一因我這幾次講演並不是同時繼續的。多是隔着一年兩年，應人邀請，偶爾拈一題，講過即擱置了，其間並沒有一貫的計劃和結構。二則聽眾對象不同，記錄人亦不同，因此所講所記，精粗詳略各不同。其中有兩篇是我捨棄原記錄稿而逕自另寫的。有幾篇我就記錄稿刪削，並未多加潤色。亦有記者把我所講遺漏了一節，我也懶得整段添進去。而且講演和著作不同，有許多意見，我自知非精密發揮，不僅不易得人同意，抑且容易引起誤解。我曾在新亞講過兩年「中國文學史」，比較有系統，但我在冗忙中，並未能把學生課堂筆記隨時整理改定。我又想把平日意見挑選幾個重要題目，分別寫成專文，先後已寫了讀詩經、讀文選，及略論唐代古文運動等諸篇，^②但也是隔着一兩年遇興到，又得閒，才寫一篇，終

① 編者案：本序為一九六二年出版中國文學講演集一書之原序。一九八三年，中國文學講演集改編為本書，作者保留原序，以誌成書原委。今全集版一遵原書。

② 編者按：諸文今已收入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一)(二)(四)各冊。

非一氣呵成。又不知究須到何時才能把我心中所想寫的都絡繹寫出。因念貫之厚意不可卻，而那些講演稿，雖是一鱗片爪，儘多罅漏，也終還有值得一讀處；所以終於重把來再看一遍，又在文字上小有刪潤，集為此編。偶有幾篇小筆記，亦是臨時遇索稿者，信手拈筆為之，更不成體段；而尚幸其未散落，仍在手邊，姑附於後，聊充篇幅。此等講演和筆記，大部分是在到香港後這十幾年中所成，很少一兩篇，成於未到香港以前。我在此更不注明年月。原記錄人姓名能記憶者，有孫鼎宸、黃伯飛、葉龍、楊遠、陳志誠，記此誌謝。

我更應感謝貫之屢次催索之誠意，沒有他這般催索，此書不會在此刻出版。

壬寅歲暮，錢穆識於九龍之沙田。

再序

余之此書，初次付印，在一九六二年之春。乃彙集此前數年來在各地有關中國文學之講演稿及少許筆記而成。書名中國文學講演集，所收凡十六篇。此下又續有撰述，今再加進，編為一書，改名為中國文學論叢。所加入者，共十四篇，再以付印。①前後相距，則已逾二十年之久矣。

自念幼嗜文學，得一詩文，往往手鈔口誦，往復爛熟而不已。然民國初興，「新文學運動」驟起，詆毀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甚囂塵上，成為一時之風氣。而余所宿嗜，乃為一世鄙斥反抗之對象。余雖酷嗜不衰，然亦僅自怡悅，閉戶自珍，未能有所樹立，有所表達，以與世相抗衡。

但亦僅以如此，乃能粗涉四庫，稍通經史；凡余之於中國古人略有所知，中國古籍略有所窺，則亦惟以自幼一片愛好文學之心情，為其入門之階梯，如是而已。

① 編者按：中國文學論叢中，記唐文人干謁之風及記唐代文人之潤筆二文，依先生逝世前計劃，移入讀史隨劄一書中。另有屈原考證、漁夫、文風與世運三文，以性質近似，今復編入此書。共得三十一篇。

今年已老，雙目模糊，書籍文字，久不入眼。前所誦記，遺忘亦盡。學無成就，亦惟往年愛好之一番回憶而已。重編此書，慚汗何極。

一九八三年夏時年八十九錢穆自誌於士林外雙溪之素書樓

目次

再序	三
自序	一

一 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	一
二 文化中之語言與文字	二三
三 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	二九
◎ 四 中國文學史概觀	四九
五 中國散文	六七
六 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	八一

七	中國古代文學與神話	九九
八	略論中國韻文起源	一〇七
九	談詩	一一五
○一〇	詩與劇	一三五
○一一	中國文化與文藝天地	一四五
○一二	情感人生中之悲喜劇	一六五
一三	中國京劇中之文學意味	一七五
○一四	再論中國小說戲劇中之中國心情	一八五
○一五	略論中國文學中之音樂	一九五
○一六	漫談新舊文學	二〇五
○一七	品與味	二一三
○一八	欣賞與刺激	二二三
○一九	戀愛與恐怖	二二九
○二〇	讀書與遊歷	二三七
二一	釋詩言志	二四九

一二	釋離騷·····	二五三
二三	略論九歌作者·····	二五五
二四	略談湘君湘夫人·····	二五七
*二五	漁夫·····	二六五
*二六	屈原考證·····	二六九
◎二七	為誹韓案鳴不平·····	二八五
二八	韓柳交誼·····	二九一
二九	讀歐陽文忠公筆記·····	二九五
◎三〇	無師自通中國文言自修讀本之編輯計劃書·····	二九九
*三一	文風與世運·····	三〇七

一 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

一 民族文字、文學之成績，每與其民族之文化造詣，如影隨形，不啻一體之兩面。故覘國問俗，必先考文識字；非切實瞭解其文字與文學，即不能深透其民族之內心而把握其文化之真源。欲論中國民族傳統文化之獨特與優美，莫如以中國民族之文字與文學為之證。

中國文字由於中國民族獨特之創造，自成一系，舉世不見有相似可比擬者。而中國文學之發展，即本於此獨特創造之文字，亦復自成一系，有其特殊之精神與面貌。即論其語文運用所波及之地域，及其所綿歷之時間，亦可謂舉世無匹。

姑就盡人皆曉者言：「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已是三千年前之詩歌。「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此

亦是三千年前之史記。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此乃二千五百年前一聖人之言辭。「北溟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此亦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著作。「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此又二千三百年前一哲人之對話。「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又二千數百年前一哲人之格言。詩、書、論、孟、莊、老，為中國二千年來學者盡人必讀之書。即在二千年後之日，繙閱二千年前之古籍，文字同，語法同，明白如話，栩栩如生，此何等事！中國人習熟而不察，恬不以為怪。試遊埃及、巴比倫，尋問其土著，於彼皇古所創畫式表音文字，猶有能認識能使用者否？不僅於此，即古希臘文、拉丁文，今日歐洲人士能識能讀者又幾？猶不僅於此，即在十四五世紀，彼中以文學大名傳世之宏著，今日之宿學，非翻字典亦不能驟曉也。

中國人最早創造文字之時間，今尙無從懸斷。即據安陽甲骨文字，考其年代已在三千年以上。論其文字之構造，實有特殊之優點。其先若以「象形」始，而繼之以「象事」（即指事），又以單字相組合或顛倒減省而有「象意」（即會意）。復以形聲相錯綜而有「象聲」（即形聲，或又稱諧聲）。合是四者而中國文字之大體略備。形可象則象形，事可象則象事，無形事可象則會意，無意可會則諧聲。大率象形多獨體文，而象事意聲者則多合體字。以文為母，以字為子，文能生字，字又相生。孳乳浸多，而有轉注。轉注以本意相生，本意有憾不足，則變通其義而有假借。注之與借，亦寓乎四象之中而復超

乎四象之外。四象為經，注借為緯，此中國文字之所謂「六書」。一考中國文字之發展史，其聰慧活潑自然而允貼，即足象徵中國全部文化之意味。

故中國文字雖原本於象形，而不為形所拘；雖終極於諧聲，而亦不為聲所限。此最中國文字之傑出所在。故中國文字之與其語言乃得相輔而成，相引而長，而不致於相妨。夫物形有限，口音無窮。泰西文字，率主衍聲。人類無數百年不變之語言，語言變，斯文字隨之。如與影競走，身及而影又移。又如積薪，後來居上。語音日變，新字疊起。文字遞增，心力弗勝。數百年前，已成皇古。山河睽隔，即需異文。歐洲人追溯祖始，皆出雅里安種。當其未有文字之先，業已分馳四散，各閱數千年之久。迨其始制文字，則已方言大異。然猶得追迹方言，窮其語根，而知諸異初本一原。然因無文字記載，故其政俗法律，風氣習尚，由同趨異，日殊日遠。其俗乃厚己而薄鄰，榮今而蔑古，一分不合，長往莫返。

至於中國，文字之發明既早，而語文之聯繫又密。形聲字，於六書占十之九。北言「河」、「洛」，南云「江」、「漾」，方言各別，製字亦異。至於古人言「厥」，後世言「其」。古人稱「粵」，後人稱「曰」，亦復字隨音變，各適時宜。故在昔有右文之編，近賢有文始之緝，討源文字，推本音語。故謂中國文字與語言隔絕，實乃淺說。惟中國文字雖與語言相親接，而自具特有之基準，可不隨語言而俱化，又能調洽殊方，溝貫異代；此則中國文化綿歷之久，鎔凝之廣，所有賴於文字者獨深也。

二

中國文字又有一獨特之優點，即能以甚少之字數而包舉甚多之意義。其民族文化綿歷愈久，鎔凝愈廣，而其文字能為之調洽殊方，溝貫異代，而數量不至於日增，使其人民無不勝負荷之感，此誠中國文字一大優點。考之說文，如曰：「鶩，牡馬也。」今則徑稱牡馬。又馬一目白曰「駟」，今徑稱馬一目白。又馬淺黑色曰「駟」，今則徑稱馬色淺黑。又馬銜脫曰「駟」，今徑稱馬銜脫。牧馬之苑曰「駟」，今徑稱牧馬苑。此類不勝枚舉。古言牡馬聲若「郅」，故特象聲造此「鶩」字。後世語變，只稱牡馬，或曰雄馬、公馬，則「鶩」語既廢，「鶩」字亦不援用。此因語言之變，自專而通，而文字隨之簡省，其例一也。

又如方言：「亟、憐、憊、憊、愛也。東齊海岱之間曰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相敬愛謂之亟；陳楚江淮之間曰憐；宋衛邠陶之間曰憊或曰憊。」又如：「眉、梨、臺、鮪，老也。東齊曰眉；燕代之北鄙曰梨；宋衛兗豫之內曰臺；秦晉之郊，陳兗之會曰鮪。」夫愛而曰「亟」，老而曰「梨」，儻各依方言，自造新字，則文字既難統一，而方言亦且日淆。因中國早臻一統，能以政治握文字之樞紐。周尚雅言，秦法同文，於是亟、憐、憊、憊，必曰愛。眉、梨、臺、鮪，必曰老。文字不